

随笔

人生的常速

许锋

开过车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某一段路，假如你超车，一溜烟赶到前面去，又遇到红灯等候时，你刚刚超过的那辆车已悄然跟了上来。前后不过几秒钟。而为了这几秒钟的超车，你做了连串的动作：打左转向灯，瞭望，占道，加速，左转向灯复位，打右转向灯，瞭望，驶回右道，加速。这一系列的动作，不但让你精神高度紧张，而且，万一哪个动作出了一点偏差，或许就酿成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因为那时你的车和你要超的车，速度都飞快。

开车行驶在路上，有的人猴急。一次在广州番禺过桥时，正常行驶间，时速已达60公里，这样的速度到底算慢了。但后面突然尾随而至的一辆跑车一个劲地打喇叭。如今的很多跑车都加装了喇叭，响起来耀武扬威，惊天动地。桥上总计有三条车道，我占的是中道。左右都有路，但都是实线，不允许越线超车。或许开跑车的人喇叭胆子够大，但真要越实线超车，底气不足。他一腔冲劲儿全部撒到了我身上。我被催得急，只好加速，边打开紧急灯，提醒他注意安全。当时我的速度已超过每小时70公里，他更不消说，从后视镜感觉，他离我不过两米多的距离。那种情形下，车祸眨眼之间就可能发生。

你若经常开车，便会有深刻的感觉。开大车的人，一般气儿也大。大车结实，浑身都是铁。雄赳赳气昂昂，所到之处，丝毫不让。人横，一般车也横。满脸横肉的人，不是黑社会，也像黑社会。这样的人开车，一个字，野。给公家开车的人，一般比开私家车的横。公家的车公家管，出了事有公家兜着，天不怕地不怕。泥头车，比所有的车都横。这种车，颇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一路上泥沙洋洋洒洒，就算是石子飞崩到你的车上，砸个窝窝，你也只能自认倒霉。跑车(好车)，比一般的车横。车一阔，脸也变。因何而变?钱。腰包鼓鼓囊囊，即便出了事，人家赔得起。

路像极了人生道。有时路平坦，视线开阔，前无“堵截”，后无“追兵”，你只消把握住前进的方向，匀速前行。在这个过程中，你或许还可以欣赏轻松美妙的乐曲，间或瞄一眼路边

灿烂的花开。有时路面坑坑洼洼，你必须放慢车速，环顾左右，谨慎通行。有时不速之客斜插到你前面，你必须轻踩制动，切忌追尾。有时后面突降奇兵，你要学会躲闪，避免任何磕磕碰碰。有时，你试图超越，那就需要把握时机，当机立断。但是，成功超越之后，你仍然需要回归“正路”，不能在超车道上疾驰过久。

人生，最多的是常速。慢速时，多

的是起步。快速时，多是超越。但人不能老在慢速中徘徊和踟蹰，也不能老在快速中奔波和较量。

常速——稳稳地前行，才是人生的真谛。要知道，最快抵达人生顶峰的，多的是保持常速的人。

冲刺，是短跑冠军的拿手好戏。而人生，是马拉松，取胜的关键在于持久。



山乡(国画)

翟晖

绿岛杂俎

爱子莫学“高老头”

李承志

爱子怜子，是人的天性。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子女能出息成人的，所以，过去老子累死累活，也要把子女拉扯长大；如今的诸多父母宁可自己勒紧腰带，省吃俭用，也要尽力满足儿女的需要，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责任。无怪乎有人发出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感叹，一语道出了为人父母的殷殷之情。

怎样爱子?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人皆有子女，谁不懂得爱他们?

但是，这里的学问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让子女吃得好，穿得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这无可非议，在一定的时期内，子女是要从父母那里得到生活资料的。然而，一味地在物质生活上满足子女的要求，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爱，还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

巴尔扎克在名著《高老头》中描写了一个面商高里奥，他中年丧妻，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两个女儿的身上了。不幸的是，他用以表达对女

儿的爱的唯一方式，是满足她们对金钱的无尽无休的需求。两个女儿只要一开口，最奢侈的欲望，他也会满足她们。他用全部财产供女儿在上流社会中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而富有百万的高老头却甘愿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公寓里。

可是，他的金钱并没有换来女儿们的爱。当他的金钱被花光以后，两个女儿就把他当成一个榨干的柠檬一样扔在一边了。高老头临死前要看一眼女儿都难以如愿，因为她们一个有“要紧的事”，而另一个刚刚跳完舞，在睡觉!最深沉的父爱得到的是女儿无情的冷漠，多么令人惊心的一幕。这个悲剧揭露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同时，高老头的爱子方法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

现实生活中，类似高老头的这种爱子方式是不少见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青少年对物质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奢华，穿着讲时尚，吃的讲珍品。一些家庭对子女在金钱上的供给也越来越没有节制。子女的花费大大超过父母的已不鲜见。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期，思想尚未成熟，如果家长无限制的用金钱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就会刺激他们放纵自己的物欲，恣情地去追求安逸和享受，将铸成自私、贪婪、冷酷的品格，只认金钱，不认亲人，或者只讲金钱，不讲道德，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方面的教训不是时有听闻吗?

宋培基，清朝咸丰年间出生于郑州城西南的曹洼村。因受当地习武之风的影响，他少年时即开始练武。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成年后他的功夫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他除了精通拳脚和骑射外，还擅长使用一把重达120斤的大刀。因武艺高强，方圆数十里

内无人能敌。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宋培基参加了设在省城开封的乡试并顺利地考中了武举人。对此，他并不满足，又开始为考武进士努力准备了。两年后的光绪元年(1875年)，宋培基到京城参加科考。经过一番比试，宋培基终

于考中了乙亥恩科武进士，从而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宋培基一时间成了郑州一带的名人。

一天，有一支二百多人组成的“人客”(人贩子)队伍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郑州一带贩卖人口。“人客”们仗着人多势众，所到之处能偷则偷，不能偷就明抢。一些受害者便去报官，官府派出的几个衙役见“人客”们长相凶悍，加之人多不好惹，只好作罢。几个受害者便到曹洼村找宋培基诉苦，请求帮助。宋培基闻讯大怒，决心管一下这个“闲事”。经过一番思考，他制定了利用本村寨墙对“人客”分而治之的策略，以便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

后来，“人客”们途径曹洼村。当他们的队伍从村北的寨门刚进村不到一半人时，寨门被突然关上了，进村的“人客”顿时成了瓮中之鳖。当他们感

宋培基智斗“人客”

宋新立

到情况不妙并得知是宋培基的主意时，便假装去拜见宋培基以便行刺。

宋培基将计就计，只握了一根九节鞭就去见“人客”。见宋培基没有带那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刀，“人客”中几个武功很高的头目不禁窃喜。他们相互递了一下眼色，便一起跪下拜见并奉上礼物，准备趁宋培基接礼物时用袖箭发起突袭。不料，早有防范的宋培基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宋培基便果断地挥鞭把一个头目打死。接着，早有准备的众村民便和“人客”们开始了交手。进村的“人客”除了一些被打死外，剩下的被全部生擒。

被寨门隔在村外的“人客”回过神来后，正要强行攻寨，忽见寨墙上面有人手持土枪、弓箭等严密防守。他们不禁暗暗叫苦，见攻寨无望，并且随时有遭受寨上打击的危险，他们只得丢下已进村的同伴匆匆地撤走了。



海边(水彩画)

蔡伯军

玉手镯是子川送给小丹的爱情信物。那时小丹说，我要一辈子戴着这玉手镯。子川说，我死了你也戴着它?小丹的心突然痛苦地痉挛成一团，眼也涩涩的。小丹忙捂住子川的嘴。子川见了小丹眼里晃悠的泪水，鼻子也发酸。子川把小丹紧紧搂在怀里，生怕小丹飞了似的。

想不到子川的话竟成了现实。就在小丹同子川准备结婚的前两天，子川竟遇车祸死了。

此后小丹没笑过一次，她总抚着玉手镯流泪。

在后来的几年里，文望和建民一直默默地爱着小丹。

小丹说，你们爱我会后悔的。因为我一半的心爱着子川，另一半的心才会爱着你们其中的一个。小丹又讲起她和子川以前的恩爱的往事，子川真的很爱我。我们两人在街上散步，或者骑自行车，他总让我在他左边，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担心我被车撞着……小丹的眼眶又红了。

文望和建民忙转移话题，他们知道小丹若再讲下去，又会哭起来。其实，小丹讲的这些事，他们已听了好多遍。可他们又不敢明说，怕伤小丹的心。

小丹仍讲她同子川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有一回我病了，什么东西都提不起我的胃口。我忽然想吃红薯。子川知道了，骑着自行车就往外跑。那时已晚上12点了。子川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了郊区，敲了几十家的门，才买到几只红薯。他在田野里捡了一些树枝，把红薯烤熟了。怕红薯冷，脱下棉袄裹着红薯……小丹泣不成声。

文望和建民都安慰小丹，别哭了。我们也能为你做那些事。

小丹说，不，你们做不到。文望和建民，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丹已是一脸的泪水，这手镯戴在我手上，痛在我心上。

后来，小丹同文望结婚了。婚后，小丹仍念念不忘子川，仍反反复复说她同子川以前的事。婚前，文望还能忍受小丹心里装着子川。文望想小丹同他结婚后，他会渐渐取代子川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可小丹成了他的女人，仍时时想着子川，这让文望极其伤心，也极其愤怒。

文望为这事老是同小丹吵，相骂没好话，两人都在气头上，啥绝情的话都能说出口。

感情自然有了裂痕。文望变得不爱回家。他怕一回家就吵架，下班了，他在路边小饭店随便炒一个菜，填饱肚子就行。然后上网，进联众网站玩“拖拉机”，或者玩传奇游戏。要不邀几个单身汉搓麻将。不到12点决不回。但文望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两人还没到离婚的地步，文望想挽救婚姻。两人吵架的根源在小丹念念不忘子川，如何让小丹忘掉子川呢?文望想到小丹手腕上的手镯。小丹一看见手镯，自然就会想到子川。

一回文望趁小丹睡熟时，轻轻褪下小丹手上的玉手镯。文望来到一地

下赌场，把玉手镯当500块钱输给人家

掉了那只玉手镯。泪一下漫出小丹的眼眶，谢谢，真谢谢你。你为找回这只玉手镯，准费了不少力。建民说，这半年来我一直追寻它的下落。小丹说，唉，当初我如选择了你，准会幸福。建民说，你现在选择我，还不晚。我一直等你。这时电话响了，小丹接了电话，只听见一句祝你生日快乐，电话就挂了。

小丹激动地说，是文望，他还记得我的生日，说明他还爱我。或许是我错了。其实文望对我很好，有天平夜，我拉肚子，等不到“的士”，又下雨。他背着走了几里路。到了医院，他一下瘫倒在地上了。还有一回……小丹一说就说不完，不让建民有插嘴的机会。

建民心里说，如她今后同我结婚了，准又反反复复说她和文望鸡毛蒜皮的事。

这样想，建民苦笑着摇摇头。建民只有告辞了。

小丹知道她的手镯被文望输掉后，疯了样的不停地撕咬着文望，你不找回玉手镯，那我一辈子也不想见你。文望出了门。第二天，他办了带薪留职手续，去南方打工去了。

文望一走就半年。这半年时间，他没给小丹写过一封信没打过一个电话。

小丹三十岁那年，建民提着个生日蛋糕来了。小丹说，想不到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建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木匣，说，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小丹一打开，竟是半年前文望故意输

掉的那只玉手镯。泪一下漫出小丹的眼眶，谢谢，真谢谢你。你为找回这只玉手镯，准费了不少力。建民说，这半年来我一直追寻它的下落。小丹说，唉，当初我如选择了你，准会幸福。建民说，你现在选择我，还不晚。我一直等你。这时电话响了，小丹接了电话，只听见一句祝你生日快乐，电话就挂了。

小丹激动地说，是文望，他还记得我的生日，说明他还爱我。或许是我错了。其实文望对我很好，有天平夜，我拉肚子，等不到“的士”，又下雨。他背着走了几里路。到了医院，他一下瘫倒在地上了。还有一回……小丹一说就说不完，不让建民有插嘴的机会。

建民心里说，如她今后同我结婚了，准又反反复复说她和文望鸡毛蒜皮的事。

这样想，建民苦笑着摇摇头。建民只有告辞了。

本书包括四部分，一、“《易经》入门”：是为初学者所做的扼要介绍，即是从未接触过《易经》的朋友，也很容易由此掌握门径。二、“《易经》占卦”：在介绍筹策与数字两种占法的同时，也说明有关占卦的正确心态与基本概念。三、“解卦手册”：这将是大家最常参看的部分。不过，自古以来，解卦并无定法，所以还读者逐渐培养自行解卦的能力。四、“解卦实例与启示”：列出一百零一则案例，都是我近几年占卦的验证，我的心得是“确实不可思议”。至于六十四卦卦的启示部分，则可帮助读者对于《易经》文本得到更完整也更深刻的认识。

文望为这事老是同小丹吵，相骂没好话，两人都在气头上，啥绝情的话都能说出口。

感情自然有了裂痕。文望变得不爱回家。他怕一回家就吵架，下班了，他在路边小饭店随便炒一个菜，填饱肚子就行。然后上网，进联众网站玩“拖拉机”，或者玩传奇游戏。要不邀几个单身汉搓麻将。不到12点决不回。但文望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两人还没到离婚的地步，文望想挽救婚姻。两人吵架的根源在小丹念念不忘子川，如何让小丹忘掉子川呢?文望想到小丹手腕上的手镯。小丹一看见手镯，自然就会想到子川。

一回文望趁小丹睡熟时，轻轻褪下小丹手上的玉手镯。文望来到一地

下赌场，把玉手镯当500块钱输给人家

“邓大姐，邓颖超同志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惠谦的爸爸很高兴地对大家说。邓颖超是国务院第一任总理、极受人尊敬的周恩来的夫人，全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肃然起敬。父亲接着说：“她祝贺你子惠谦的回国团聚，并祝贺大家新春快乐。”

关于周恩来和惠谦的关系，惠谦告诉我很多，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某次惠谦和我一起到日本旅行。在东京，他忽然异想天开，要和西园寺一冕通电话。他请在东京读书的外甥女晶晶试试，是否可以电话簿里查到西园寺家的电话号码。西园寺一冕，是六十年代日本常驻北京的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的大儿子，惠谦就是偷偷拿他的护照出国的。他真想知道，自他回国以后，西园寺一家发生了什么事?一冕是怎么回日本的?

电话号真的查到了，他就住在东京。惠谦立即拨通了电话号码，接电话的竟是一冕本人。当惠谦问起他的情况时，他表示，电话里说不清楚，并约惠谦次日在东京大酒店喝咖啡。我也跟着去了。没想到一冕的中文说得那么字正腔圆，他一见惠谦就紧紧拉着他的手说：“没想到你会打电话给我，这说明你现在生活得很好。”

说着，他看了看我。惠谦问起他有没有护照是如何回国的?一冕说：“自你走后不几天，周总理就到我家里来了。他说，他是专门来赔罪的。拿我护照的人，就是指的，是他的老朋友的小儿子。”

惠谦立即紧张地问：“总理没骂我吗?”

“没有!”一冕说：“因为我的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有反感。尤其是给挨斗的人头戴纸帽子，他认为这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我的父亲认为，走一个好人!因而从来没有责怪你。后来他就和周总理谈起别的事情来，我一点也没感觉到周总理对你很生气。”

“那你没护照，当时在北京也没有日本大使馆，你是怎么回日本的?”惠谦问。

“是周总理给我安排了一条货船把我送到公海，然后我跳到另一条从日本来接我的货船上，安全回到日本。”一冕说，并且高兴地大笑起来。从他们两个友好的谈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过去关系不错。

一晃随父母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毕业。“文革”不久，回到东京，成为日本名报《读卖新闻》的记者，邓小平上台后，他仍和中国保持很好的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示赞赏。

过春节

惠谦妹妹沂谦的两个孩子今天特别高兴，一方面是因为来了这么多客人，另一方面他们得到了长辈的红包。这种过年给压岁钱的中国文化习俗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我一直到这天才知道，觉得非常高兴。我发现，中国的文化传统无处不在，单单在家里过节，你就可以学到很多感性的知识，这在书本里是很难找到的。

“今天晚上我们包饺子。”黄范同志说。“黄范同志”这个称呼对我来说一直是怪怪的。后来才听东东解释说，姐姐惠谦才比她小几岁，总不能称她为“妈妈”，何况惠谦的妈妈还在。黄范同志更不接受别人把她叫“姨”了。伟东说：“在旧中国，富人家可以娶几个太太，原配夫人叫大太太，其他叫姨太太，什么大姨太、二姨太。姨太太一般是不太受人尊敬的。大太太生出的孩子叫正出，姨太太生的孩子叫庶出。黄范同志当然不能接受。别看他都是革命同志来，革命同志的，但在这方面，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所以，黄范同志就要求大家继续叫他‘黄范同志’。”我听了以后，才知道中国社会不那么简单。

“饺子是Petra最爱吃的东西。”惠谦对黄范同志说。

公公听了特别高兴，“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这是典型北方人的食物。南方人喜欢吃米饭，面食不是主要的。”公公向我解释说。

“我米饭吃得很少，就喜欢吃面食，看样子我是北方人了。”我讨好地说。其实，这也是事实。

这下我可真的成了公公的宠儿了。我有一种作为一个外国媳妇在北京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全家所接受的那种荣誉感。刚来时那种拘束感很快地消失了，我发觉我有充分的自由。公公对我最满意的是，我会和他顶嘴，说出不同的看法，这是其他的中国小辈们都不敢做的。对人家要完全地尊敬从命，这是他们家的传统规矩。革命来革命去，还是孔老夫子思想。



德国媳妇中国家

“那当然，玛拉。”玛拉知道保罗喜欢展现他的骑士精神。她描述了地图遭窃的考古遗址位置并问道：“有没有你所知道的任何当地的——”她停了一下，谨慎地选择一个用词，“——团体，能告诉我在哪个考古遗址发生的事?”

他迟疑了一下，“我的确认识当地一位重要的生意人。”

“如果你能帮我引荐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那当然，玛拉。”玛拉知道保罗喜欢展现他的骑士精神。她描述了地图遭窃的考古遗址位置并问道：“有没有你所知道的任何当地的——”她停了一下，谨慎地选择一个用词，“——团体，能告诉我在哪个考古遗址发生的事?”

他迟疑了一下，“我的确认识当地一位重要的生意人。”

“如果你能帮我引荐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连载

“为什么?”

“最早期的世界地图——不管它是出现在十五世纪的哪一个时间点上——都是在欧洲国家著名的航海大发现之后才开始制作的。所以说中国在十五世纪初就绘制了世界地图，事实上不大可能。”

“怎么说?”

“我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出土的中国早期地图，有些甚至可以把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年，它们大都把重心放在中国或是邻近的国家上，极少数的地图是船员在邻近海域航行时所制作的用来领航的海图。”

“其次，1424年间继位的洪熙皇帝朱高炽非常排外。继位一年后洪熙皇帝驾崩，其子朱瞻基继位，称宣德皇帝，也继续推行其父的政策——远洋航行、绘制地图(不管是不是由中国人工绘制)一律被禁止。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变成了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

“那么在洪熙皇帝登基之前，制作已知世界的地图是被允许的?”

保罗停了一下，“十五世纪初期吗?我想理论上可以这么说。朱棣皇帝，也就是永乐皇帝，在他在位的1402年到1424年间，野心勃勃地在中国境内大兴土木，对外政策也煞费苦心。他有一支由郑和率领的远洋探险船队……”

还没说完，保罗先忍不住笑了起来，随后继续说道，“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曾大规模穿越印度洋并取得足够的资料制作世界地图，他们有的只是大胆大胆的臆测罢了。就算十五世纪初期真有人绘制过世界地图，它们恐怕也很难逃过洪熙和宣德两帝的征剿。”

这是玛拉第二次听到郑和将军的名字，她对保罗露出有点傻气的微笑：“我猜，我的客户可能搞错了这张地图的出处和年代。不过我还是要帮客户追查下去，也许你有别的方法帮我?”

“那当然，玛拉。”

玛拉知道保罗喜欢展现他的骑士精神。她描述了地图遭窃的考古遗址位置并问道：“有没有你所知道的任何当地的——”她停了一下，谨慎地选择一个用词，“——团体，能告诉我在哪个考古遗址发生的事?”

他迟疑了一下，“我的确认识当地一位重要的生意人。”

“如果你能帮我引荐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他不大情愿地说：“我不确定，玛拉，他底下的经手人的生意，比偷窃艺术品还坏得多。”

“我可以应付，保罗。”

“我知道你认为自己可以掌控大局，不过他的手下可都是狠角色。”

“你认为他的手下跟盗图贼有牵连吗?”

“除非他同意，没有人敢在他的地盘上做任何事。”

“那我就更要见他了。”

保罗打量着她，仿佛想确认她是否真的愿意冒这个险。她从外套的内袋里掏出一本皮包包装的笔记本和一支银色的笔，潦草地写下几行字。“他的名字是李文，我会告诉你他是我的朋友，并且介绍你过去。不过，我坚持让我信得过的一名当地人陪你一起去见他。”

她点头说：“当然好，保罗。我很感激你的费心。”

用完晚餐，玛拉把自己扔入酒店浴室里宽敞的大理石浴缸。她望着窗外香港辉煌的夜景，却无法投入地享受，因为放在浴缸旁的手手机不停地呼唤着她。

中国—香港

喜庆的气氛弥漫在菲力斯这间时髦的餐厅里，吃宵夜的人们似乎都在举杯祝贺中国财源广进的闪耀前程。

跟服务生点了饮料后，玛拉便等待着她的男伴出现。跟他见面能深入了解一些政局内幕，以及官方是否否认过任何关于这张地图的消息。然而，要是她对自己再诚实一点，就知道这些都只是借口罢了。

玛拉看见他穿过餐厅向她走来。尽管已经过了五年，她还是觉得自己的心脏像要跳出来似的。

有人叫他“黑色爱尔兰人”，有天生的一口好口才。他深黑色的头发如今掺杂了早生的灰发，不过红润的双颊与眼里的神采并未因时间而改变。他看起来比过去更瘦，却也更结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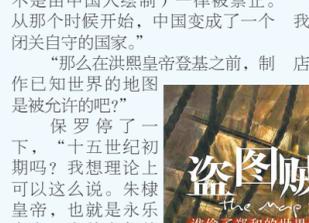
玛拉站起来了点点头，不过他却给了她一个紧紧的拥抱。

“学中文的鞠躬做什么?给我来个拥抱!”

玛拉回抱他。很久没见了，感觉有点奇怪。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山姆先打破沉默：“今晚听到你的声音时，我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

她笑了：“看来有些事是永远不会变的，比如你总是工作到半夜。”



盗图贼

“那当然，玛拉。”玛拉知道保罗喜欢展现他的骑士精神。她描述了地图遭窃的考古遗址位置并问道：“有没有你所知道的任何当地的——”她停了一下，谨慎地选择一个用词，“——团体，能告诉我在哪个考古遗址发生的事?”

他迟疑了一下，“我的确认识当地一位重要的生意人。”

“如果你能帮我引荐的话，我会非常感激。”